

西岭雪

故事从《红楼梦》第八十回开始……

西续红楼梦

黛玉传

西岭雪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黛玉传 / 西岭雪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8

(西续红楼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63-3707-4

I. ①黛...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318 号

西续红楼梦系列丛书之《黛玉传》

作 者 西岭雪
策 划 人 刘卫华
责任编辑 陈 璇
特约编辑 李荷卿
封面设计 草根设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00386
市场部:025-66989810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3707-4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5-66989810

序

新续《红楼梦》的文学女超人

邓遂夫

谁也没有料到，当历史进入公元两千年之后，会在中国的图书市场掀起一股规模空前而历久不衰的“红楼热”和“红学热”。更不会料到，“红楼续书热”亦随之升温。所有这些，都装点出当今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至今难以超越又分明残缺不全的经典名著，究竟能不能续，该不该续，又该如何去续，似乎从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在此，我只想更清晰地表明一下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举双手赞成续写《红楼梦》，就像赞成续写其他一切文学经典一样；其次是我相信，真正有才华有勇气的作家，是完全可以把它续写成功的——虽然这成功不可能也不必以达到或超越曹雪芹的原著为标准；再有就是，我殷切地希望每一位尝试续写《红楼梦》的作者，都务必抛开高鹗所续后四十回，而以曹雪芹的前半部原著和脂砚斋等人的批语（通称脂批）所提供的后文线索为依据，直接从原著所保留下来的七十九回书稿之后开始续起。至于是不是非得按现今可考之原书总回数而续至一百零八回或一百一十回等等回数结束，则大可不必拘泥，完全可以根据各续书者的写作习惯和叙事风格来决定。

我这里所说的“叙事风格”，当然不是指小说的语言文字风格，而是指叙事的结构方式及推进速度之类。若单就语言文字的基本风格而言，按常理，肯定应该是力求贴近曹雪芹原著才行。不仅语言文字，即在人物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征上，在故事和环境的特定氛围上，都应该力求达到与原著相似甚至乱真的程度才好。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一切严肃的续书所必须遵循的最起码的游戏规则吧。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鲜出炉的《红楼梦》续书，正

好符合我心目中的上述标准。可以说，这是我迄今所见的古今《红楼梦》续书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它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续书的乱真。所以我才会在称奇道妙之余，不揣冒昧地接受了作者西岭雪女士的邀请，为她的“西续红楼梦”之《黛玉传》、《宝玉传》作序，并和广大红迷一起期待着她的下一部续书《妙玉传》的出版完成。这三部续传合起来，大约堪称是一部大制作《红楼梦》续书的三部曲了。

我本人因近年埋头校订《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三种），对于《红楼梦》之外的其他创作与评论，往往有点孤陋寡闻。所以，当我最初听说有一位叫西岭雪的青年女作家也在续写《红楼梦》时，对她的名字还颇感陌生。直到在红友于鹏的引荐下认识了这位作者，亲自读到她的“西续红楼梦”，《红楼十二钗典评》、《西岭雪探秘红楼梦》等书，才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竟然在当今的青年作家中，会有如此大手笔的一位奇才。

接下来再深入了解，我的这份惊讶更是不断升级：原来，这个西岭雪还在主编着一本畅销全国的杂志《爱人·月末》，正是我过去常常阅读颇有好评的刊物。更有甚者，她在新千年以来的短短十年间，先当公司老板，后做杂志主编，每一样都干得很出色，竟然还“业余”出版了四五十部较为畅销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集。这不仅对于我，恐怕对于绝大多数搞写作的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天文数字。因而，当我在她的杂志社里目睹其日理万机的繁忙景象，再从她家的书橱里亲见其排列成行的数十部作品时，也就不能不发出惊叹：“这哪是作家、编辑，简直就是文学界的一个女超人！”

说真的，我以前不是没有怀疑过：西岭雪又没有三头六臂，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产”出这么多的作品？——而且部部到位，发行业绩可观。该不会是出版社或书商借她的名气，暗中组织了专为她提供题材、素材和毛坯的“写作班子”吧？然而，后来经过对西岭雪每日的生活工作流程作近距离观察，终于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别说以她目前的工作状态压根儿就没有选择合适“捉刀人”和“半成品”加以改造的自由空间，即单以她对自己每一部作品的个人风格近乎于偏执的苛求，以及容不得编辑或其他朋友轻易改动她一个字的超常

自信，那种“流水作业”般的著书方式，就绝不可能发生在西岭雪身上。反过来说，她白天密锣紧鼓地上班编杂志，晚上或节假日进行阅读、上网和写作的高效率工作方式，也绝非常人所能做到。

西岭雪所有这些作品的涉猎范围之广，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字与学识功力之深厚，都令人叹为观止。仅以题材论，里面既有为当今少男少女所极力追捧的青春爱情、玄幻穿越一类作品，又有为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包括知识阶层人士所欣赏的反映现实人生及历史题材的作品，甚至还有诸如《西望张爱玲》这样的传记小说。我曾细阅过她的一部历史小说《后宫》（后来的修订新版易名《大清后宫》），那诗一般优美动人的文笔，史诗般磅礴的结构、气势，以及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与场景，无不让我深深折服。

当然最让我吃惊的还是这两部红楼续书《黛玉传》和《宝玉传》。原以为，由写流行小说的年轻作者去续《红楼梦》，不是“戏说”，都可能是“现代腔”。结果细看之下，一种如读《红楼梦》原著的乱真感竟挥之不去。从书中所折射出来的作者对曹氏原著巨细无遗的熟悉与把握，对红学专家各种研究考证的深入了解和作者本人的独到眼光，以及那些既保持原著韵味又分明在标新立异的诸多情节、细节、场景的深细描摹，和那些严格遵循格律规范又合乎《红楼梦》象征隐喻手法的诸多诗词歌赋的撰写，都把我给“镇”住了。一问，才知西岭雪确非等闲之辈，她并不是那种趁“红楼热”而临时跟风才来续书的。她原本出身于书香门第，不仅家学渊源深厚，而且从八岁起便熟读《红楼梦》，其反复阅读此书之深入和迷恋之痴狂，真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红学研究者望尘莫及、自愧弗如。

更奇的是，这样一位在当今青年作家中极为罕见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并写得一手绝佳旧体诗词的超负荷写作高手，还并非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女迂夫子”。她在生活中所给我的印象，反倒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时尚白领：穿名牌，开名车，品名酒，长发披肩，行动如风，办事效率惊人，生活品位高雅……

以上种种矛盾与反差纷呈、真实与神奇同在的特征，怎么可能集于一身，甚至集于一个小女子之身呢？这不能不让我备感困惑与迷茫。我有时甚至生出遐想：她会不会是一个外星人的化身？

最后，谈一点有关这部书的体例问题。正如读者所见，如今这部续书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乃是一部典型的带评点的传统章回体小说。加之是续作《红楼梦》，故在体裁、内容等诸多特征上，都只能严格限制在《红楼梦》原著形态的框架之内。作者的小说正文，固然需要刻意摹仿曹雪芹原著的文风笔致；其叙述故事的含蓄迂回，草蛇灰线的手法运用，也不得不向原著靠拢。

其次，既然要摹仿原著风格，甚至力求与原著乱真，那么，在语言文字的规范上，便不可能与现代汉语完全接轨，而必须受原著语言文字的严格制约。举例说，曹雪芹原著中尚未使用的一些后世所新创的字词，如女性代词“她”、疑问代词“哪”、状语助词“地”等，在这部续书中都显然不能用，而须仍以雪芹原著的“他”、“那”、“的”等代替。诸如此类的问题，敬希读者明察和理解。

还有一些与原书的文本校订有关的问题，需要略作说明。《红楼梦》的现存各脂本及通行印本里，有不少“得”、“的”混用和“似的”、“是的”混用的情况，在校订出版原书时固然可以各自保留其原貌；但在这部续书中则一律按实际情况统一规范为“得”、“似的”等，不再与“的”、“是的”混用。另有一些涉及原书人名地名的版本差异，如“待书”、“拢翠庵”、“芦雪广(yǎn)”等，在过去的程高本和后来的现代校印本中，都经依某些脂评本不甚可靠或明显不通的异文而径作“待书”、“拢翠庵”、“芦雪庵”(或“芦雪亭”)等，本书均依照更能体现曹雪芹原著真貌的甲戌、庚辰本及其校订本文字而统一为前者。

2008年1月11日于北京

2010年8月6日略改于北京宏福苑

邓遂夫：当代著名学者，红学家，与魏明伦并称“自贡两大才子”；自称草根红学家，“当代红学第一家”周汝昌当年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

文体的力量

林少华

读罢西岭雪的《黛玉传》，我不由得再次对女性的文学才华刮目相看。

作为故事当然好看。但我以为，作者的文学才华在这里并不主要表现在故事的巧妙设计，而更在于对文体的苦心经营。世间不缺少好的故事或编故事的高手，而缺乏好的文体或文体考究的作家。尤其当下，人们大多急于表达即追求表达的量，而往往忽视如何表达即疏于表达的质。或者说编了故事忘了语言。殊不知语言更重要。因为文学终究是语言的艺术，这也是作家和说书人的一个根本差异。日本的村上春树就特别看重文体，他断言文体就是一切，有文体才有故事。甚至愤愤不平：“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轻视文体。”

也许长期搞翻译尤其翻译村上的关系，我对文体也较敏感——相比之下，“文体就是一切”更适合说翻译——哪怕内容再充实故事再有趣，而若文体或语言不好，就很难让我读下去。而西岭雪的《黛玉传》不但读下去了，而且读得很舒服，就好像眼前不断出现玉石之黛玉莹洁柔润的光泽，案前闪出“窗含西岭千秋雪”澄澈悠远的景观。

产生这样的阅读感受，主要来自文体的节奏感或音乐性。作者显然有不错的古文功底和出色的语言感觉。遣词造句，讲究平仄、对仗，流丽婉转，腾挪有致，而且文采斐然。读之可以得到一种任何影视和电脑界面都不能取代的文字特有的美妙享受。这就是文体的力量。因我偏爱写景的句子，举其两例：“山石环抱，别有洞天。岸上花木葱茏，桥下喷珠溅玉……此时正值早春二月，柳芽新吐，李杏芳菲。水行水上，送来阵阵清香，十分清凉怡人”。

应该指出，文体绝不仅仅是文字腾挪技巧，而且还包含作者对世界对生命新的领悟和姿态。在《黛玉传》中，集中体现在对《红楼梦》文本的姿态——

西岭雪对这部古典文学名著和曹雪芹怀有足够的尊崇和敬畏。不难看出，她正在一步步走进这座千古红楼的“地下室的地下室”，窥看曹雪芹的举止，捕捉他的眼神，细听他的心跳，跟踪他的梦境，以期尽可能缩短自己同一颗伟大心灵的距离，寻找同其对接的剖面。惟其如此，《黛玉传》的文体才能不失原著的优雅、温婉、洗炼和空灵，仍可感受潇湘女子的喘息和律动。也就是说，《黛玉传》是林黛玉传，而不是张黛玉传李黛玉传。

窃以为，最近新三国等重拍的古典名著电视连续剧之所以深受诟病，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文体的失败。语言粗鄙、随意，别说节奏感，甚至作文错误都屡见不鲜。更有甚者，三国人不讲三国话，连新时期语体都“闪亮登场”。或许还应该强调一遍那位日本人的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轻视文体”。究其原因，除了编导们语言功力欠佳，更根本的，恐怕在于他们对古典和民族先贤缺乏敬畏之心，自以为比古人高明，信口戏说。长此以往，民族经典很可能被一一“小品化”，我们随之沦为精神上的小丑，尽管一身昂贵的名牌。即使在这方面，《黛玉传》也值得推荐，值得阅读。

不言而喻，林黛玉是《红楼梦》的灵魂。她的孤高、静默、坚贞、拒入俗流，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嚣、物欲横流的社会显得那么另类和高贵，如凤舞高岗，犹鹤鸣天表。续写红楼，而选择为黛玉“立传”的方式切入，这本身就表明了作者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未尝不是《黛玉传》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零壹零年八月十七日于东北旅途

时关东艳阳高照瓜果飘香

林少华：著名翻译家，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招收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研究生。主要著作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及川端康成等等名家作品译者。

目录

第一回	潇湘馆孤芳祭母难	沁芳亭九美庆花朝	001
第二回	兰草迟开贾郎堪叹	菱花早谢甄女应怜	016
第三回	稻香村妒尝杏仁酪	潇湘馆梅制荷花灯	034
第四回	传懿旨昨风赏假画	证前缘对镜吐真言	049
第五回	潇湘子焚诗祭香菱	菩提心赠画弹妙玉	062
第六回	画中有意木石盟约	锦里藏针锦绣文章	079

目录

第七回	水月庵惊魂风月案	贾家女失足孙家楼	095
第八回	小红步红拂女梳头	宝玉效司马光砸缸	109
第九回	藏金屋龄官甘作妾	结红线凤姐义为媒	124
第十回	痴宝玉情闹北静府	惠元妃梦断铁网山	141
第十一回	盗玉瓶凤姐失算计	借银钗探春思远行	160
第十二回	潇湘泪尽绛珠还珠	狱庙情伤宝玉失玉	180

第一回

滿湘館孤芳祭母難 沁芳亭九美庆花朝

却说这日乃是二月十二，林黛玉侵晨即起，素服净手，在窗前设下楠木镶心高腿香几，上置一瓶一炉，四碟鲜果，玉胆瓶中插了雪白大朵的千瓣独步春，龙纹鼎里焚了去年亲制的心字茉莉香，清烟袅袅，花香脉脉，又恭恭敬敬取出父亲生前时常把玩的一幅小镶边手卷，与母亲手绣的一柄绿纱纨扇，一并供在案上，眼中含泪，跪拜下去，口内作悲道：“佛经上说：‘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如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因此又将生日叫做‘母难之日’。母亲生我，却不曾得我一曰奉养；父亲养我，亦不能相伴庭前，分忧解颐。黛玉自幼来京，抛老父于千里之外，生不能承欢膝下，死不能洒扫穹冢。是大不孝也。”说罢叩拜不已，哭的抬不起头来。

紫鹃再三解劝，道：“是时候更衣了。等下拜寿的人来，看到姑娘这样，难免又有话说。况且还要去给老太太磕头呢。”雪雁打了洗脸水来，又奉上膏沐手巾等物。黛玉只得重新洗了脸，换了家常衣裳。紫鹃少不得又劝：“太太昨儿特地打发玉钏儿送来新衣裳，专备着今儿坐席穿的，这会子倒又换了旧的，太太看见，岂不多心？”黛玉道：“那衣裳来之前，也不知拿什么薰的，异香异气，怪刺鼻的。”紫鹃笑道：“知道姑娘不喜欢薰香。我昨儿已经喷了水，挑在竹子下面晾了小半晌了，好借些竹叶的清爽，那怪味道早已没了。”

雪雁泼了水进来，也笑道：“说起晾衣裳，还有一个笑话儿呢。昨儿傍晚宝二爷下学回来，一进咱们院子，便同我说：‘你们这里桃花倒开的比别处早。’我心里想，这院里那有什么桃花？往他指的方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衣裳晾在林子里，竹叶儿掩映着露出一片桃红来，想是



他隔的远没看真，还当是桃花开了呢。”说的黛玉和紫鹃也都笑了。紫鹃见黛玉终于掩悲作喜，放下心来，伏侍着匀脸敷粉，妆饰一新。

方出院子，便见宝玉远远的正往这边来，迎着黛玉便在沁芳桥矶下立住，唱了一个肥喏，笑嘻嘻道：“林妹妹千秋大喜。”黛玉道：“你一大早不去给老太太请安，又跑来做什么？”宝玉道：“给老太太请安横竖天天都要请的，妹妹的芳辰却是一年一度，不可疏忽，所以先赶着来给妹妹拜寿，再一同去见老太太可好？”黛玉便不说话，遂一同出园来，往上房来见贾母。

贾母刚梳了头，看见黛玉一身新衣，桃红柳绿，袅袅婷婷的走来，连紫鹃和雪雁也都打扮的花团锦簇的，十分喜欢，笑道：“女孩儿家就该这么穿。倒是脸上的胭脂淡了些，被衣服的颜色一抢，就显不出来了。咱们家的女孩儿虽不作兴浓妆艳抹的，逢年过节，又或是生日喜庆，略微妆点些也讨个吉利。”因命鸳鸯：“把昨儿西域来的那一盒画眉用的青雀头黛，和那两只圣檀心、猩猩晕的胭脂取来给林姑娘。”

黛玉拜谢了，接过来交给紫鹃拿着。贾母又叹起气来，说道：“你这模样儿，真真跟你娘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你娘从前才是会打扮呢。我记的他也有过这么一件衣裳，那年过生日，我也给他一些胭脂水粉，他喜欢的什么似的。如今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那苦命的女儿来，怎么就走在我前头了呢？”黛玉听见，早又流下泪来。鸳鸯、琥珀忙上前劝道：“今天是林姑娘的好日子，老太太难得高兴，怎么倒又伤起心来了？”转眼看见王熙凤同着平儿远远的来了，如得了救星一般，连忙悄悄的招手，又指指黛玉。

凤姐早已看的明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已经先拍手笑道：“哎哟哟！林妹妹这个样子，我刚才大老远的过来，还以为昨晚儿好月亮，嫦娥下凡到我们老祖宗房里来了呢。我倒有一句话要叮嘱妹妹：今儿若是没事，竟宁可少往那池子边走动才是。”宝玉谄道：“为什么不许往池边去？我昨日还同三妹妹商议，让把沁芳亭收拾出来，就在那里替林妹妹祝寿呢。”凤姐笑道：“亏你还天天上学，读书识字的，竟连我也不如。我就没读过书，也知道个浣纱沉鱼的典故。林妹妹今儿这个模样儿，这个打扮，若是往池边去，少不得也要沉鱼的，可不是害死了咱们池子里

那几条大锦鲤吗？”说的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贾母笑骂道：“猴儿，偏是没学问，偏是卖口齿。西子浣沙，那鱼儿贪看美色，所以沉进水里发了一会子呆，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沉进水里死了呢？”凤姐故意诧异道：“原来只是沉了，并不是死么？我还琢磨呢。那鱼好好的在水里，便是生气惭愧，也不至于那么大气性，竟就死了；便是气死，也该翻了白肚儿浮在水面上才是，怎么倒沉到水里了呢？难不成不是气死，倒是淹死，肚子里喝饱了水，所以浮不起来了？枉自纳闷了这些年，还是老太太今儿一句话才说明白了。”话未说完，满屋人早已笑倒，贾母指着笑骂道：“你个诳断了肠子的，连鱼被水淹死了的话也说的出来，亏你会想。”

说笑间，人已聚齐，用过早饭，便都辞了贾母，簇拥着黛玉往园里来。贾母叮嘱：“天气还凉呢。那里略坐一坐，吃茶说话是使得的，吃饭时，还要进屋子里来。”

原来这沁芳亭建于桥上，进了园，穿过曲径通幽处便是，山石环抱，别有洞天，岸上花木葱茏，桥下喷珠溅玉，又离潇湘馆最近。故而将席设在此处。众人穿山依石，迤迤而来，亭里早已摆下大条桌，铺着雪白的石青锁边金线挑牙案巾，供着两盆水仙，十几只刻丝玛瑙盘子里盛着些法制杏仁、半夏、砌香、橄榄、薄荷、肉桂等干果小食，八宝攒心什锦彩漆盒子里盛着山药糕、鸡油卷、蛤蟆酥、羊乳酪、玫瑰蜜饯等点心，又有两个小丫头正在通火烹茶，袭人和侍书带着三四个婆子安放插屏，以为挡风之用。

此时正值早春二月，柳芽新吐，李杏芳菲，风行水上，送来阵阵花香，十分清凉怡人。众人让黛玉坐了上位，余者李纨、宝钗、宝琴、史湘云、邢岫烟、探春、惜春、宝玉等团团围住，并不分主次，不过谁喜欢那里便坐那里罢了。宝玉因叹道：“可惜少了两个人。”湘云忙问：“是谁？”宝玉道：“一个二姐姐，一个香菱。”湘云便向宝钗道：“何不把香菱接出来，叫他散一日的心。”宝钗道：“他现正病着，只怕来不了。”湘云道：“来不来，问一声也好。倘若他喜欢，兴许病倒好了。”黛玉道：“这说的是。”遂向紫鹃道：“你亲自去请来。”宝钗道：“果然要请，他便愿意，也未必好意思。倒叫莺儿陪着去吧。”紫鹃与莺儿答应着走了。



探春因又叹道：“香菱还好说。最可叹是二姐姐，我听说自嫁去孙家，非打即骂，那里是嫁人，竟是遭贼。又不好三天两头去接。偏是二姐姐性情软弱，又偏是遇到这样一个对家，若是我，拼了性命不要，闹他个天翻地覆也罢了，大不了同归于尽，死也死的痛快。”众人也都唏嘘感慨。

宝钗自抄捡大观园后搬出去，这一向总不大来，纵与黛玉、探春等相见，也都相约在贾母房中，又或是黛玉等出园往薛姨妈处去看他。今儿为着黛玉芳辰，难得进来一趟，却见自今日早起，打老太太往下，从王熙凤到宝玉、探春，个个谈生论死，语意竟大是不祥，便想了个话头，遂道：“依我说，人齐不齐有什么要紧，趁此好好顽一顽，才是正经。自从颦丫头建立桃花社，咏过一回柳絮，这一年里竟没再正经起过一社，难得今儿人多，倒把这诗社重振起来如何？”

湘云头一个赞同，便向黛玉撺掇道：“你白起了桃花社，却总未好好作一回桃花诗，今儿你生日，现成的东道，不如就起一社，专咏桃花，也不负了你这桃花社社长的美名。”宝玉、宝琴等也都点头称是，独邢岫烟道：“桃花还没开呢，不如索性等几日，桃花开的好了，再来起社。”李纨道：“等什么。桃花年年开的，应不应景儿，心中也都有数，倒不如占个先机。”黛玉笑道：“人家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嫂子原来比鸭子更占先机，难怪住在稻香村。”说的众人都笑了。

李纨笑道：“你少同我掉猴儿，我还没谢你那年替我写的那首咏稻香村五言律呢，我最喜欢那句‘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看去皆是实事，想来却是动景，何等自然妥贴。赶明儿叫宝兄弟帮我写成条幅，就挂在壁上倒好。”黛玉听见，红飞满颊，心想元妃省亲时，命姊妹们每人题诗一首，独命宝玉四首，自己不忍见他苦思，遂悄悄代作一首稻香村，这事大嫂子却如何知道？若是连他知道了，少不得这些姐妹皆已尽知。想着，心中大没意思，忙一顿闲话岔开，只说：“既是你们这样好兴致，我就奉旨起社，咏桃花。可先说好在这里：生日归生日，作诗归作诗，只千万别给我祝寿，写些陈辞滥调来塞责。一则不雅，二则我也当不起。”众人都笑道：“这考虑的周到。既然你这样说了，倒要拿出精神来，写上几句好的，方不负你雅致。你便出题来，我们照办便是。”

湘云笑道：“自古以来，二月的代称不少，什么夹钟，跳月，令月，仲春，丽月，春中，约莫总有三四十个。今天单挑一个切景的来说，即

是‘令月’，可见最宜发号施令的。”黛玉笑道：“阿弥陀佛，我听他卖弄半天，只怕他要选一个‘跳月’出来，叫我们都拖裙曳摆的跳起来呢。原来只是要我做令官，这倒便宜。”宝钗笑道：“怕什么？若要‘跳月’，也该由你下令，命他一个人跳，我们只看着罢了。”宝琴道：“我并不知道二月又有名字叫‘跳月’，倒是西南有个部落叫什么‘阿细族’，又称‘彝人’，素有‘跳月’习俗。专捡月亮升起的时候举行集会，一群异族女子围成圈儿跳舞，步子虽简单，倒有趣。有一年我同父亲经过那里，恰碰上了，还换上当地衣裳同他们一起跳过呢。”

湘云顿时来了兴致，怂恿道：“你就跳给我们看看。”宝琴后悔不及，只说忘了。黛玉笑道：“才说简单，这会儿又说忘了。左右这里没有外人，便跳两下又怎的，又不是当真叫你街头卖艺去。枕霞说今儿是‘令月’，该我发号施令的，我便命你‘跳月’，违者重罚。”众人都笑说：“这两个典故连用的巧。”湘云早将宝琴死活拉起来。

宝琴只得随便拍了三下手，又转一个圈子，复坐下道：“不过就是这样，三步一转圈，终究没什么好看，不过仗着人多，齐整，穿戴又鲜丽，趁着月色，便觉有趣。”宝玉听了，悠然神往，说道：“许多异族女儿穿着别样服色，在月光下一齐拍手转圈儿，那是何等景象，足可惊天地泣鬼神了。昔时唐明皇梦游月府，见众仙羽衣霓裳，翩翩起舞，想来也就和这个不差多少。”

说话间，紫鹃和莺儿两个已经携着香菱来到。众人见他病容惨淡，身形轻飘，腮上的肉尽皆干枯，竟瘦成了个人影子，都觉惻然，忙让座看茶，铺下座褥，又吩咐取毯子来替他盖着腿。香菱不过意道：“我只是个奴才，怎好劳姑娘们这般费心？”又跪下给黛玉磕头，口称：“林姑娘千秋。”林黛玉忙令紫鹃搀住，说：“别折我的寿了。往年宝玉生日，老太太还不叫人磕头呢。”香菱执意要跪，说：“姑娘一是主子，二是师父。香菱命苦，难得前年跟我们姑娘入园住了一年，又蒙林姑娘不弃，收为徒弟，教我写诗。我虽命蹇，一辈子里有这一年，也就值了。”

众人听他说的惨切，都凄伤不忍闻，笑劝道：“何必伤感？你不过是身子弱，又受了些闲气，闷在心里；如今搬来与宝姑娘住着，闲时常到园子里走走，心一开，少不得就要好了。”又向黛玉道，“难得他痴心，倒是让他拜一拜的为是，你只别当拜寿，只当谢师，领他一个头也



不算逾份。”说着，探春、湘云两个按住黛玉，果然令香菱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起来，紫鹃亲自扶去插屏后锦凳上坐着。

众人便催黛玉出题。黛玉道：“虽然由我命题，却也不敢擅专。今日的大题目自然是咏桃花，形式倒是不拘律诗词赋，总要活泼灵动、不落窠臼为妙。”湘云笑道：“我们这几社，也有七律，也有联句，也有填词，也有限韵的，也有不限韵的，凡古往今来所有式样，俱已想绝了。你又有什么新鲜题目？除非模仿楚辞汉赋，又或者干脆歌行古风，往常还不大做。”

黛玉笑道：“我并不要规定什么新奇题目，倒是刚刚相反，只把以往做过的所有格式俱用阉儿写出，撂在瓶子里，谁拈了什么便是什么，岂不有趣？”宝玉笑道：“这个有趣。亏你想的出来。”黛玉笑道：“这也不是我想的。倒是云丫头一句‘令月’，让我想起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大家抓阉儿行酒令。我想何不化俗为雅，也用这法子，倒比命题作诗的好，且也热闹。”众人也都说新鲜有趣，不落俗套。

于是小丫头侍候了纸墨来，宝钗便命宝琴执笔，黛玉出题，黛玉说了一个七律，因是咏桃，便限定是四豪的韵；又命香菱也说一个，香菱便说了填词，用《千秋岁》牌名。宝玉道：“才说不要祝寿，又来。我最讨厌这些《集贤宾》、《贺圣朝》的调调儿，只看牌名，已经把人限死了。倒不必做诗，直接弄些法螺儿来吹打着不是更好？”

香菱只得又想一想，道：“那便是《念奴娇》？《满庭芳》？《临江仙》？”宝钗道：“《满庭芳》也还罢了。”又道：“步韵填词，最工便是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飞花’，反客为主，比原作高出十倍。我以往几次试着要再和上一首，竟然不能。索性今儿便出了这个题目，以待高明。”

宝琴依言写了“《水龙吟》咏桃花步章质夫韵”，自己又说了一个古风，也写了。湘云道：“我竟简单一些，便是集句成诗吧，只不许有一个‘桃’字，亦不许用前人所有现成咏桃花诗，原诗本意并不为桃花，然八句集齐，看去却是一首桃花诗。”众人笑道：“这还说简单？偏他最会难为人，又偏不与人同。”余者也有说绝句的，也有说对子的，也有说诗谜的，宝琴一一誊清，捻成阉儿，便放在一只青花釉里红云龙胆瓶里。

黛玉双手抱着摇了两摇，便要发令。湘云偏又阻道：“拈阉儿也是

无趣。依我说，不如分别放入锦袋里，悬于柳枝之上，大家蒙上眼睛，摸到那个算那个。”探春宝琴都道：“如此更有趣了。”

黛玉只得又将阉儿倒出，命丫头取锦袋来，须臾捧了十几只来。都绣着花草鸟虫，也有花开并蒂，也有喜上梅梢，也有鸳鸯戏水，也有蝴蝶双飞。宝琴且不装阉儿，只翻覆拿着那些锦袋看，放下这个又拿起那个，笑道：“好精致针线，是谁绣的？”雪雁抿嘴笑道：“是我绣的，姑娘若喜欢，说个花样子，改日绣来。”

宝玉喜的看着雪雁笑道：“原来你这样巧手，往日竟不知道。”紫鹃笑道：“他们苏州女孩儿，自会拿筷子便会拈针了，绣荷包是入门功夫，也值的二爷这样大惊小怪的，不像夸人，反像骂人了。”宝钗笑道：“你两个只管跟着林姑娘学，也这般牙尖嘴利起来。”紫鹃笑道：“岂敢。”帮着宝琴将阉儿各自装入锦袋打了结，同雪雁两个走下沁芳桥上，都一一系在池畔柳条上。那柳芽才黄未绿，望去朦朦胧胧的一片，如云如雾，惹人怜爱，再系了这些姹紫嫣红的锦袋，便如挂灯笼一般，煞是好看。

众人都笑道：“还是云丫头心思巧，这又好看又好顽，果然别致。”彼此挽手扶栏，都往堤上来，只命莺儿陪着香菱在亭中等候，说好留下最后一个阉儿便是他的。湘云第一个下了桥，道：“我先来。”自己蒙了眼睛，便要去树上摘取。黛玉叫住：“且慢。”亲自过来将他拉住，命道：“你也要学琴妹妹刚才‘跳月’那样，舞过了才许你摸。”湘云笑着，果然拍了三下掌，原地转了一圈，这才伸出两手只管向枝间寻摸，柳条柔软，虽然牵衣扯袖，倒不至勾破。宝玉看他穿着大红花绸绣花鸟红缎镶领通肩大宽袖对襟女披，水红花纱五彩雀百褶裙，站在绿柳锦灯下舞着，碧颤香摇，鹤影蝶形，春才三分，趣已十足，不由向惜春叹道：“这比你前儿画的白雪红梅图又如何？”惜春笑道：“这样活泼跳脱景致，我竟画不出来。”

一时湘云摸到了，遂摘了蒙布，解开袋子，却是对对子。湘云道：“倒也爽简。只是一个人怎么对？这得有个对家才行，你出我对，我出你对，才觉热闹。”宝钗道：“找一个人来给你做对家倒不难，只是不公平些。依我说，竟是在座每人出一个题目让你来对，不然，倒像联句了。”湘